

紫琅  
诗会

## 如东之夜

◎水西

明天要发生点什么  
夜色流淌兴奋,南黄海之滨  
这样的时刻天幕布满星星  
像是桅杆在大海里航行

海洲大饭店宾馆  
渐渐安静,这是最珍贵的时分  
梦乡的一切都是一刹那  
诗歌和远方,正通往  
海景房的早晨。阳光有海鲜味  
吹吹海风,允许适度的感伤  
梦里赶海的小女孩  
藕臂闪亮,她写的诗  
挂满露珠和鸟鸣,短短几行

明天这里有诗歌的讲堂  
意象和隐喻拐个弯就能找到  
授课的老师吸引很多人  
这个夜晚,他正在我隔壁备课  
替那个小女孩的诗契入想象  
他掏出烟,把夜越点越亮

## 大寒

◎马智友

这个节气,你告诉我  
围炉、谈诗,或饮一杯酒  
最好是烈性的,如衡水老白干  
穿膛而过时  
那些所得、所失、爱情,已不再  
浓烈

已不便提及  
像冬天的虫鸣,走散在田野  
我们看到收获残存的稻桩  
春天还会迸芽,只是不是稻子了

此时,该怎么告诉你  
除了工作,我常常写诗,起早,  
带晚

一支笔像木棉树的枯枝  
倘若它能成为我见识的膏泽  
这寒凉的时光,也没关系  
如果没人走过,没吵扰  
那些飞散的鸟语,会在一场雪后  
模仿时光,模仿你我  
叽叽喳喳,与草木重逢  
一种新生,又开始扩散于辽阔

## 游子小院

◎毛文文

涟漪泛起,琴箫合奏  
一支小院之歌被高高举起

从木栅门到林荫小径  
将幽深之光引入小院内部

掌声拒绝寂静,飞鸟远逝  
一首诗的词在动,而隐者不动

游子山不游,而风疾驰  
听闻千里之外,一匹马开辟新路

游子小院,将时光紧紧勒在  
它尊贵豢养的芳尘之中



静对湖山

◎任惠均

## 牵手

◎尹画

岁末,在香港待了四天时间,归纳起来就做了两件事。

其一,寻味香港。来之前,特地买了欧阳应霁的两本《香港味道》,一本有关酒楼茶室精华极品,一本有关街头巷尾民间滋味。我将那些未曾吃过并感兴趣的美食名字一一记录下来,四天时间品尝了好多样美食。

其二,Citywalk。有时是在寻觅美食的路途中,边走边看。有时,是漫无目的就在街头四处逛逛,随意看看。从前来过三次香港,有出差,有带老人过来游玩,从没像这次有充足的时间走一走。

因为随意地走,这次发现了一个非常香港化的街头语言——牵手。无论是恋爱中的年轻男女,还是被调侃为“左手摸右手”的中年夫妻,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,当我在马路上行走时,常能看到一对又一对的牵手。他们很自然地手拉着手,或者十指相扣,没有丝毫的扭捏,仿佛这是一个如同吃饭洗脸一样再寻

常不过的动作,看得我心里暖暖的,不禁发出了灵魂拷问:为何香港的“牵手”这么多呢?平时我居住在上海,马路上也能看到牵手的年轻情侣,但数量远远少于香港,尤其很少能看到牵手走路的老夫老妻。

也许,这是因为香港人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。牵手实则是一种身体语言,这是一种传递心中之爱的“无声胜有声”的方式。想起曾在电视中看过一个游戏,考察恋人的默契程度。男女嘉宾一个人被蒙了眼,另一个人和其他几个不相识的同性一起伸出手,然后,蒙了眼的嘉宾一个个摸过来,再选出自己爱人的那只手。有人一摸就摸对了,有人摸了一圈还拿不准哪一只手是自己恋人的。设身处地想想,嘉宾摸错了手,自己和恋人都会尴尬吧。

还有一个牵手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春天的傍晚,我去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话剧版《茶花女》。

去的时间颇有些早,剧院大门还没有打开,我便在附近的石条凳上坐下来等。看见邻近我的一条石凳上,有一对花白头发的老人正亲密地相依偎着。男人手中捏着一张剧目表,正低着头,和女人轻声谈论着剧情。演出开始,老人恰好坐在我右边隔开两个人的位置上。整场戏,我注意到他俩一直十指相扣。一时间,戏里戏外,台上台下,我已然分不清楚使我心潮澎湃的究竟是那山茶花般的爱情,还是这一对走过漫漫人生路还能携手同来看戏的花甲老人。

牵手很美好,望着眼前走过的一对又一对的牵手伴侣,我不禁哼起苏芮的歌曲《牵手》:“因为爱着你的爱/因为梦着你的梦/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/幸福着你的幸福……”同时发了微信给先生:“香港街头好多人牵手呢。”先生秒回我:“我们不是也经常牵手的嘛。”“不不不,我们那是挽着胳膊,以后改成牵手。”我如此回复他。

走马  
天下

## 破局

◎朱朱

出租车转向长安街的时候正遇上大堵车,司车一口爽利的京片子,从前觉得一听带“儿”字口音的语言如同在听相声,但这次却毫无喜感。开车的是个中年胖子,遇到车况不利落便开始吐槽,从医保比去年少了五十块,每月还不能取现,到感慨不同人群退休金相差太大,他边开车边滔滔不绝对着前方道路控诉着,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去机场的时候接车的是个年轻的司机,住在长城边上,同在北京,距离市区有七八十公里。随口聊到他的生活,因为之前所在的企业污染太重搬离了,女儿才两岁,不忍离家,于是便开始开出租谋生。他的心态平和,说只要自己能吃苦,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。

越到年底越是有好多人觉得难,怎么还没挣到钱就又是一年过去了呢?情绪主导生活会越想越

生气,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原因,而是怨天尤人把责任归为其他可以让自己心里感到舒服。而同样的逆境,真正的成事者会把它看成机会,这样的人有逆境管理能力,精力的指向是如何破局。

最近在看曾国藩,觉得他很多人生信条比鸡汤要实在许多,比如他说的:“事功之成否,人力居其三,天命居其七。”这跟人人热捧的“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”截然相反,认清残酷的现实肯定没有热血沸腾让人开心,但遇到困境,首先得认命,这不是认怂,而是认清当下才更有利于制定对策。

比如那个一直抱怨的中年胖子,找不到答案便粗暴批判,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,任何环境都需要与个人的努力相结合,才会有好的结果。而同样是胖子的罗永浩,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跨年演说当中展

现的全都是逆境中找到出路真实案例。当下的生活还不至于到曾国藩所说的“大丈夫当死中求生,祸中求福”那么严重,但经济周期、人口结构这些事,一个普通人能拿它如何?咱们能做的,无非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,想想怎么行动可以让明天更好一点。只要有了行动,就会有破局的可能。

出租车从国子监街经过的时候,因为胡同太窄,胖司机不得不下车去挪动路边随便停放的电动车,说这条街之所以拆不动是因为当地居民要得太多,谈不拢,只能继续忍受几口人窝在小房子里的生活。想到作家冯唐在他的书里提到过,说天本来是无情的,但他总觉得老天是给人机会的。肉身基因改变不了,但事在人为,任何时代机会都是有的。

就看你是否能接得住。

心窗  
片羽